



雅鲁藏布江 漂流历险记

漂流

税晓洁 著

青岛出版社

他们，衣衫褴褛；他们，形容枯槁；他们，漂在残酷的天堂……

谨以此书献给“雅漂”胜利九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税晓洁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436-3992-0

I. 雅... II. 税...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46988号

Copyright ©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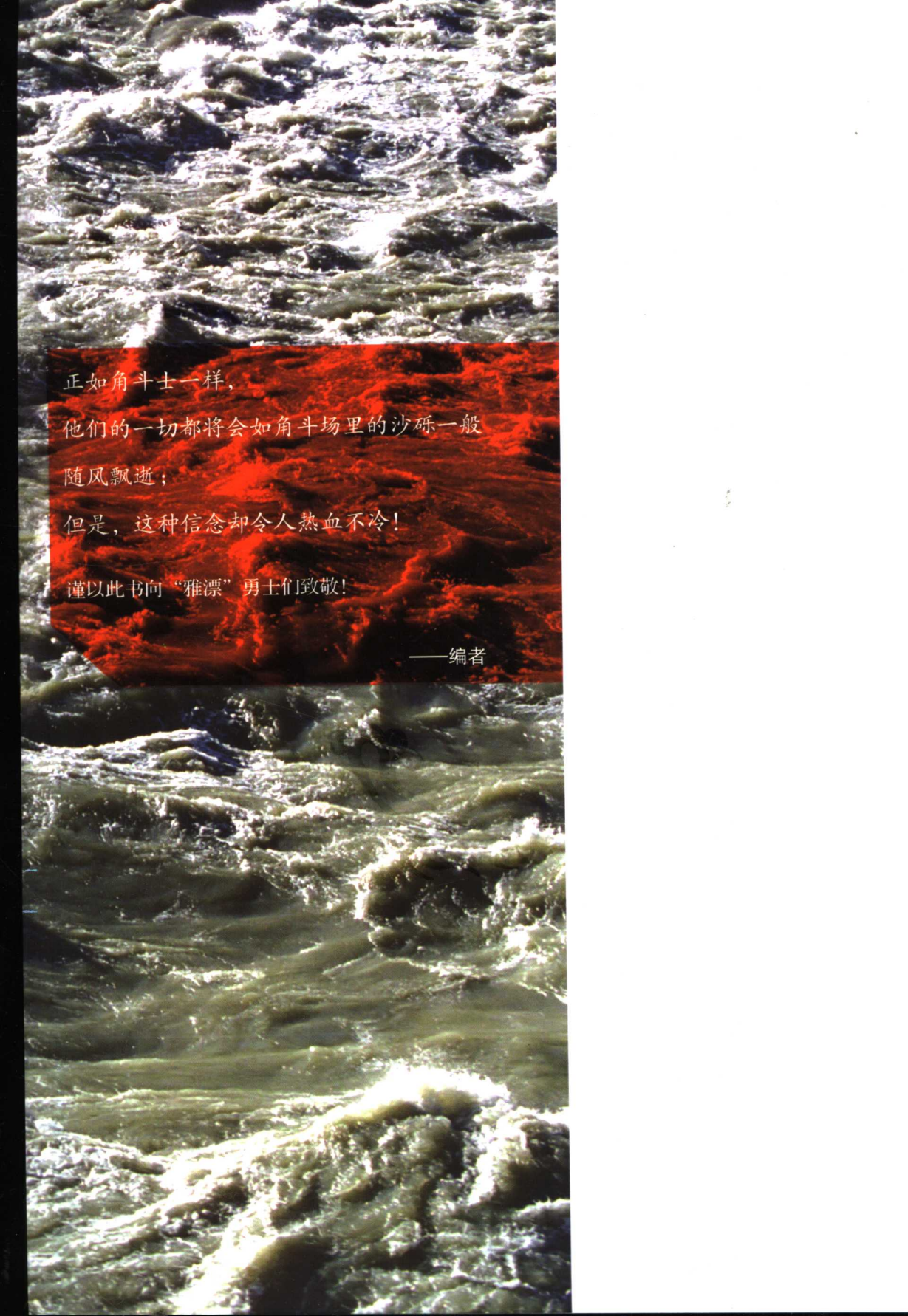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青岛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

- | | |
|------|---|
| 书 名 | 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 |
| 著 者 | 税晓洁 |
| 责任编辑 | 申 尧 shenyao@126.com |
| 审 校 | 周晓方 |
| 装帧设计 | 申 尧 |
| 本书摄影 | 税晓洁 |
| 平面制作 |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266071)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85814750 (传真)
(0532)80998664 / 80998645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制 版 |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杰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1/16开 (710×1000mm) |
| 印 张 | 22.75 |
| 字 数 | 455千 |
| 印 数 | 1~6000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3992-8 |
| 定 价 | 48.00元 |

感谢您购买此书。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正如角斗士一样，
他们的一切都将会如角斗场里的沙砾一般
随风飘逝；
但是，这种信念却令人热血不冷！
谨以此书向“雅漂”勇士们致敬！

——编者



税晓洁，男，1969年生于陕西。做过小贩、工人、干部、记者等。现为自由撰稿人、自由摄影师、《华夏人文地理》特约摄影师、《旅行家》杂志特约记者、《中国摄影》杂志美能达摄影师、《十堰晚报》记者。组织和参加过大学生自行车万里行、大学生东风汽车质量万里行、大学生希望工程万里行、徒步汉江、徒步长江、神农架“野人”考察、雅砻江流域综合考察、雅鲁藏布江科考漂流探险等活动。

著有《我难忘的N个隐秘之地》、《寻找野人——神农架神秘探险之旅》、《发现山岩父系部落》等书。

电子邮箱: tbtv@sohu.com
作者博客: <http://tbtv.yeah.net>
tbtvcn.blog.sohu.com/
www.lotour.com/zhuanti/05sxj/

责任编辑 / 装帧设计 申 尧



目 录

我的朋友“乌干达” 1

引言 4

楔子

一·世纪末最后的大漂流 6

二·殉难者和殉道者 10

三·看起来挺过瘾 15

上篇 / 人间世

壹·“组委会”

一·重庆“聚义” 19

二·集训铜鼓滩 22

三·“紧箍咒”下的迷茫 28

贰·在愤怒中渴望

一·返城火车上“起义” 32

二·我们是“鱼饵” 35

三·咱们自己干? 36

四·成都“对话” 37

五·进藏 37

叁·从“官办”到“民间”

一·美梦再次破碎 46

二·面纱渐渐揭开 47

三·挣扎 48

四·通知 51

五·真相 52

六·为尊严而战 52

肆·西行路迢迢

一·奔向江源 55

二·绝不后退 58

三·萨嘎惊变 62

四·沙埋雅江源头第一县 63

伍·杰马央宗的雪

一·仲巴的快乐时光 66

二·那只狐狸 68

三·杰马央宗 75

四·江源的确认及其它 79

五·开漂的意外 81

目 录

中篇 / 桴浮行

陆·漂在残酷天堂

一·江上第一天 87

二·“午夜狂奔” 90

三·失踪 96

四·雅江第一滩 102

柒·最辛苦和最惬意的

一·集体失眠 105

二·漂过上游 107

三·江上竞速 109

四·神女徜徉 115

五·萨嘎的“遗言” 118

捌·冲击抗耐峡谷

一·十二人敢死队 121

二·无法接应 123

三·那个日本女人 126

四·“航母” 129

五·艰难抉择 132

六·藏胞解困 135

七·生死搏激流 138

八·被礁石击穿在浪涛中 146

玖·寂静的飞翔

一·釜底抽薪 150

二·彭错林的泥石流 154

三·困守日喀则 161

四·都是好战士 163

五·漂流的意义 165

拾·拉萨谈判

一·初衷 169

二·谈判 170

三·新闻 171

四·夜半警察来 172

五·结局 174

六·金氏们的痛苦与感动 174

拾壹·我们的恐惧与快乐

一·队长杨勇的环保情结 178

二·放弃加查峡谷 179

三·“幺哥”落水 183

四·失散 187

五·漂到大峡谷 190

目 录

下篇 / 道无门

拾贰·多雄拉呀拉拉拉

一·我们和他们的目光 198

二·分组加拉村 201

三·更桑 204

拾叁·最后的墨脱

一·另一个世界 206

二·背崩受阻 212

三·隐秘圣地 214

四·我最崇拜的人 221

拾肆·我的藏族兄弟更桑

一·独自面对 224

二·换命之毒 227

三·独处的感慨 232

拾伍·大峡谷深处的人们

一·旁辛的石锅饭菜 234

二·宗荣村的门巴美女 239

三·又是一个大拐弯 241

拾陆·甘代路遇/惊魂与醒醒

一·会师 244

二·最不能忍受的 248

三·去找大瀑布 254

拾柒·“无人区”

一·鲁古惊魂 257

二·各布拉山 259

三·巴玉的那个夜晚 263

拾捌·藏布巴东大瀑布

一·尾随 266

二·迷路 271

三·大白兔路标 275

四·摔下悬崖 277

五·濒死的滋味 279

六·心花怒放 286

拾玖·扎曲的失落

一·饱食以后 289

二·峡谷疑梦 290

三·扎曲大本营 293

四·一定要找到绒扎大瀑布 295

目 录

贰拾·绒扎大瀑布

- 一·无计可施 299
- 二·又是迷路 303
- 三·无水的夜晚 306
- 四·恐惧的平衡 309
- 五·最后的猎人 313
- 六·把生命系在枯枝和荒草之间 317
- 七·明月照归心 323

贰拾壹·漂流大峡谷之梦

- 一·央金书记 325
- 二·“雅漂队”看大峡谷漂流 327
- 三·漂流大峡谷的意义 330

贰拾贰·走出“大峡谷”

- 一·回到拉萨 333
- 二·我和更桑的眼泪 337
- 三·布达拉广场“秀” 340

尾声·代后记

我们的失语症 343

部分队友自述 351



序言

我的朋友“乌干达”

“乌干达”是税晓洁漂流雅鲁藏布江时，漂友们送给他的外号。

从雅鲁藏布江漂流回来，税晓洁干瘦，光头，刀脸，黝黑，如同刚从牢狱里跑出来的犯人。但是那时他的眼神出奇的温和，明亮，偶尔潮湿，感恩于命运和城市里安逸的生活——他又把命拎回来了，又可以用酒来浇灌周身的疲乏、内心的无聊。可是酒最终只是浇灌孤独的肥料，越喝孤独就越大，大如一块横在你面前的巨石。

这是个把生命和信念寄托在路上的探险家、摄影家。

那时他几乎把一切都玩光了，穷得只剩下相机和一背囊摄影作品，还有满腔的感慨和忧愤。就因为这一点，我们两人很快就喝上了，像两条来路不一样却有着相同嗅觉和脾性的狗，彼此嗅到了自己的同类。我们多次不约而同地走到一家又脏又乱、但光线明亮的廉价酒馆喝酒。一瓶烈性白酒两人平分，几下咕咚喝完。这时酒虫儿孳生得快极，又吆喝老板再来小瓶的“劲酒”。如果还不解恨，再来啤酒，直到脑袋晕乎，脚下轻浮，直到把喝上来的一腔愤怒和感慨又喝下去。他说喝不动了，确实喝不动了。但没醉，只是还舍不得离开酒馆。很奇怪，怎么就没醉呢？要是换成其他酒场，半斤白酒肯定就把自己打倒了。但是，我们醒着，并且大脑还活跃得很，还想接着干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酒馆安静下来，马路安静下来，那些喧哗的食客和孤苦的夜行者仿佛突然钻进了地缝。其实，酒馆早已打烊，我们眯缝着眼睛张望，才发现酒店的小伙计已经安静地睡在了我们的身后。没有人撵我们，灯照样开着。我猜想，或许老板以为遇到了两个想捣蛋的人渣。面对这样的酒徒，他们是有经验的，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笑脸相迎，给不给酒钱，倒是次要，就害怕人渣借酒闹事。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听清、理解我们的谈话，就知道我们都是多么善良的人。尽管我们面孔喝得有点走样，颧骨暴凸或者面孔虚浮，但我们目光清澈，甚至多情。狂躁因酒安静下来。税晓洁说到动人处，那目光安静而潮湿。这时感激多于发泄，生活还真的很有奔头啊——酒的幻觉铺开了一条多么宽广的道路。

但是一旦酒醒，人很快就像掉进了可怕的陷阱，生活中的那种无奈和无聊，如移动的黑洞朝你罩过来，骨头开始可怕的松动。绝望、万念俱灰。对生命具有刻骨虚幻感的人来说，死亡就更加简单真实。但是这些感觉随即消失，更不会从两个男人的嘴里冒出来，我们避开阴影，



真实地站在阳光下发笑。

税晓洁谈他多年的高原探险经历，谈自己所体验到的人和事，谈世道和人心，当然也谈女人——高原上的女人，城市里的女人。回到都市不久，他一直有种错觉，感慨马路上走动的都是美女啊。对一个在荒凉大漠里行走多月，几乎见不到一个雌性生物的男人来说，我理解他这种“母猪赛貂蝉”的审美错位。然而真正的美女留在他的胶片里、记忆里，那是上帝造化的生命最纯真最质朴的美，是从自然人性里走出来的美。

那时他常常眼神迷离地望着大街发呆，心里总觉得空，空得毫无来头，城市跟他有什么关系呢？除了酒和女人，可以短暂安抚一下自身外，其他东西简直比身外之物还遥远。你可以想象，一个逃离都市、常年浪迹高原的人，他厌弃的会是一些什么东西。他似乎浑身披挂着大自然的触须——被高原的阳光炙烤，被荒漠的寒风吹拂，被雪山的清寒明净洗涤，已经染上了自然原始的野性。躺在舒适的床上，他失眠，想把帐篷睡袋撑在家属区院子里，又怕别人说他神经出了问题。反正他一回到城市，身体就像一坨铁，很快就锈得不成样子了，接着精神似乎也被什么蛀空，心似乎也被蛀烂了。

因此那时，他只能用酒浇灌自身，感觉世上只有喝酒才是一件真正轻松的大事，只需动动嘴就可以了。酒精使身体活络起来，也使得人的精神焕发出神采和欲望。精神的欲望被物质的火焰点燃，也只是短暂的快乐，是以损害身体为代价的快乐，但总可以暂时驱除内心的阴影和黑暗中的孤寂。

为了抵制身体铁锈似的侵蚀，他买了台电脑，试图写出关于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的书稿。可是他简直比小学生写作文还难，每敲一个汉字，似乎得咬紧牙关，有时干脆懒得写，干脆通宵在网上打发时间。朋友取笑他一回到都市就成了哲学家或者诗人，因为他每天写的字少之又少，简直到了字字珠玑的地步。出版社预支给他的万元稿费，几下就被他挥霍一空，而书稿还只开了个头。他怕写字，不是因为他不会写，他的文字功底一目了然，而是因为他感觉写字是世界上最枯燥、最无聊的事情。他看重的是过程和体验，想法单纯到纯粹。可是他不得不靠出版社的版税来生活。在那段时间里，我替他着急，恨不得替他写几笔，可是我心里涌现的仅仅是某些空泛的感觉，没体验，这些感觉也是空的，毫无意义的。书稿拖延一年后，他再也无颜跟责编说理由了，只好换个环境（环境常常能够无形地左右人的感觉、情绪），跑到武汉闭关写作。几个月后，竟然奇迹般地完成了40多万字的书稿，终于还清了一笔文债。

我不知道这40多万字是在什么条件和感觉下写出的。责编的要求是不超过20万字，他却来了个翻番，让我这个专业码字的也感叹不已。只能说，一旦写进去了，他就只能跟着感觉走了，这想必跟他行走在高原的状态一样，不达终点，就只能朝前走，没有回头路。后来我发现他虽身子精瘦，却具有一种少见的执



着和韧性。从文字和内容说，这至少是两本书的长度，而出版社还是将40多万字几乎不加删改地装进了一本书里。税晓洁说，这只能等重版的时候来进行调整了。这本在书店早已无迹可寻的书，终于等来了再版的机会，而税晓洁还是把修改“重做”的任务交给了编辑。一是没有时间，二是自己懒得下手。当责编从青岛千里迢迢赶到十堰市与他签订出版合同时，编辑想不到税晓洁第二天将再次踏上高原之路，这一去又是三月有余。喝完壮行酒，在城市绚烂无边的夜色下，在临别的一瞬，他跟我默默拥抱。我几乎说不出任何多余的话，除了感动，更多的是艳羡。他娇小美丽的妻子站在汽车的尾气下，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

为什么总是向往高原？这里有很多无法说出的理由——挑战身体的极限？向往纯净野性的自然之美？还是抱着探索大自然秘密的向往……这都是理由，但也不是全部或主要的理由。在税晓洁的心里，也许更多是某种精神上的解脱和寻觅；或许根本就没有理由。有人问登山者为何要登山，登山者回答：因为那座山就在那里……

当感觉、思想和体验都不能奏效时，我们才使用文字，而文字是个模糊的陷阱，就像我现在企图用文字来描述他一样，自己都怀疑是否准确可信，对人的感觉跟对过程的体验一样很难用文字表述出来。过去税晓洁懒得写字，或者写不下去，我想就有这层意思。他是个追求快感的人，快门一按的感觉，想必比写字要舒服万倍。这是一种在路上的快感，一种行走的快感，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快感，这比从书本获得知识的享受要踏实得多也丰富得多。

潘能军

2006年11月

潘能军，诗人、作家，20世纪60年代出生。著有诗集《青春不会老去》、《一座花园的构成》、《舌尖上的冰凌》，随笔集《梦想的代价》、《旁边的花园》，长篇小说《暗的河》、《烂醉如泥》（获“贝塔斯曼”全球网络原创文学长篇小说奖）等。



引言

一般认为，自从曾是全国十大新闻之一的“长江漂流探险”开始，中国人的当代探险意识被唤醒。那一年，有十余人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漂流热”中不幸遇难。

仿佛一个轮回，“长漂”之后的又一个虎年，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漂流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正式命名了其下游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世界第一大峡谷是中国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围绕着世界第十五高峰南迦巴瓦所形成的马蹄形的大拐弯峡谷，而并非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秘鲁科尔卡大峡谷等等。——这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地球上最后一个重大地理发现”。

在这一年，公众还从在中国拥有最高收视率的CCTV《新闻联播》以及其他众多媒体中看到了由新闻记者和科学家组成的一支队伍在大峡谷活动的情况，使得漂流雅鲁藏布江成为一时热点。

与此同时，这支雅鲁藏布江漂流队也已从海拔5590米的雅鲁藏布江源头杰马央宗冰川，漂到了海拔2800米的大峡谷入口处的派乡，与那支庞大的队伍同时在大峡谷“徒步穿越”。

但是，却很罕有他们的消息。有传闻说，媒体得到了对他们“封杀”的禁令，不许报道。也有人说“封杀”其实子虚乌有……事实上，“谣言”并非空穴来风，这是一支先“官办”后“民间”的队伍，其间的一切很是富有戏剧性，后来，有媒体在报道这支漂流队时用了这样的煽情语句——

这是20世纪末最艰苦的一段旅程

这是保护生态环境最特殊的一种方式

这是中国探险史上最悲壮的一个故事

这是迎接新世纪最坚强的一群勇士

.....

有人赞美：“‘雅漂’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的上演。可贵的是，悲剧往往诞生英雄。在一片铜臭弥漫中，在欺骗与讹诈中，这批坚持下来的队员无愧于‘精神英雄’。一些平凡的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应有的品质——对理想的执著、对人格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这虽有些古典，在这个时代却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也有人会有疑问：“雅漂”似乎被媒体和公众忽略了，以至显得有些轻描淡写。是不是“英雄主义”再也激不起人们的激情与向往了呢？是不是一切一切崇高之举都会被视为表演，而遭到公众的冷遇呢？用什么样的视角，存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如“雅漂”一类的行为呢？这当中有太多的复杂与疑惑。行为和名义以及初衷和结果，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也许当一件曾经被人们强加和附会了太多主题与意义的行为，一下变得无人喝彩，变得失去了“主题”与“意义”的时候，才是其本质意义开始显现的时候。

还有人评论——商业炒作毁了“雅漂”。

.....

这些，都有点耐人寻味。



一·世纪末最后的大漂流

能去漂流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将是一件多么过瘾的事情啊！

得到有望加入的消息，我即刻星夜赶往重庆。

我热爱的记者职业和我DNA里那些说不清的鬼东西，都使我立即行动。

最初的消息是CCTV的宋阳告诉我的，当时我正闷在家里垂头丧气地写一些与世隔绝的东西，两耳不闻窗外事。

宋阳电话里告诉我这次真的有人要漂流雅鲁藏布江的消息后，遗憾地说可惜他到时候可能去不了。如果真去不了，那可真是可惜死了呀！

我很能理解宋阳的那份惋惜。

撂下电话，我感到从厚重窗帘缝隙里透进的那缕阳光格外灿烂。我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很多时候，我都会怀念青藏高原的那份明媚。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固执地认为，只有那里的阳光才是真正的阳光。和很多患上了不可救药的“恋高原症”的哥们儿一样，我感到那片高原已经渐渐地莫名其妙地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又可以去那里了。真好啊！更重要的是，我将面临一次真正的考验。我以前的那些所谓“探险”，跟这漂流雅鲁藏布江比起来，是如此的不足挂齿！漂流！去漂流雅鲁藏布江啊！这可是真正的男人的事情呀！我相信有过探险经历，对探险感兴趣或者去过高原的人，都能体会到我的那份激动。

职业习惯使我赶快到图书馆去查报纸。不一会儿，我就发现“雅漂”已经炒得很热了。

我给发过较详细消息的《科技日报》打电话询问详情——该报资深记者沈英甲热衷探险，我们曾在神农架一起找过“野人”的老沈说：“我也要去的，你赶快争取吧，××、×××都打算去。”



◎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固执地认为，只有那里的阳光才是真正的阳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热衷野外活动的人有一个不松不紧的圈子，提起一根藤可以带出一串瓜。

打了一圈电话，汇总来自各方面的消息使我稍稍平静。——这次“雅漂”的队长将是我的老朋友杨勇，我们因为长江曾结下深厚友谊。“雅漂”的中坚力量，那些原“长漂”队员，也有好几位在我“徒步长江”时就成了朋友。熟人好办事，再说，我自恃野外经历还算丰富，应该能混得进去吧！

没想到杨勇这家伙电话里却满口官方语言：“这是一次严肃的、规模空前的大活动……政府组织的……你小子要努力呀，争取成为正式队员……”这种口气在我听来很不舒服，我强忍不快半真半假开玩笑：“开个后门吧，我们‘老高原’还用考验？”

杨勇说得斩钉截铁：“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严格考察……最后的人选要组委会定的，我这个队长也只能推荐，做不了主……实在不行，你可以以记者身份参加嘛。”

我真有点火了：“不行！少来这套！老子要做队员，队员！！……”

杨勇这家伙也急了：“不是我不够意思，这次我真做不了主，队员要‘组委会’才能定的”。从电话的背景声音听来这家伙正忙得不可开交，说完就急着要挂电话。

我抓紧时间问最关键的问题：“钱，有钱吗？谁掏钱？够吗？不会出尔反尔吧？不会搞到半截喝西北风吧？”

此前我知道和参与的一些探险活动，包括我自己的“徒步长江”都数次为钱所困，有过惨痛教训。杨勇有点不耐烦了：“你小子怎么那么多屁事？这次是政府组织，有300多万！”

我开始着手做准备。

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自从16岁那年，从老家关中平原陕西周至县，到我现在居住的鄂

西北大山中的十堰市骑自行车跑了一趟后，经年累月的野外活动，早已使家人对我的“长途奔袭”习以为常。几年来，徒步汉江、神农架找“野人”、好几次“万里行”、雅砻江寻源等等。特别是尚在进行中使我疲惫不堪总也没完没了的“徒步长江”，一弄4个年头，原来的铁饭碗早已不尴不尬。青春期该做的都错过了，无法按部就班完成传宗接代的重任，已经年迈的父母早已懒得说我了。心中的内疚也早已化为装作什么也不在乎的刀枪不入。

我迷上了这该死的野外探险。我知道等我老了，也许会成为一个懒洋洋地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老头。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我怕那样，我知道最后的结果总归会是那样。所以现在，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在我还有冲动的时候，我得抓紧时间跑完那些不易抵达的地方。我的的人生观是，既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我就把一辈子当几辈子活，多看看多体验多见识。多年的野外生活使我深切体会到，探险的关键其实在于准备，没有任何一个探险者是为了去送死的，探险不仅是勇气更是智力的活动。自然，野外探险对于生命的安全系数相对于安定的城市生活要小一些，但这正是乐趣所在。关于生死，我只有在过程中把自己交给理智和智力，别的，只好看运气。

当然，这次去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出发前我照例告诉家里人说我去西藏采访一趟。在野外跑得越多，发现自己越脆弱，一个表情、一株小草、一缕阳光、一件很小的事情都可以让我感动。但是，老实说，我怕这个。

冲动过后，我也老问自己，为什么要去漂。回答是，首先，体验一下漂流的滋味。去看看阿里和大峡谷这两个我向往许久的地方。这是最初的冲动。其次，不管我以什么样的身份活动，一直自认为是个喜爱野外生活的记者。这样的大事焉能不去？还有，我对摄影的高烧。这一趟，能拍多少照片呀！就这些吧，难道还不够吗？

还有一个故事使我着迷，1924年，38岁的乔治·马洛斯特图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有世界最高峰存在，她就在那里……”

不同的是，我永远期待大自然的恩泽。

在很多时候，其实，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热衷于野外探险。

我想起高中时骑自行车从陕西到湖北那趟最初的长途旅行。记得是个寒假，翻越秦岭时有很大的雪。印象中，一路上遇到大上坡只能推着自行车走的时候，似乎总有人陪着我聊天，还总有人不断给我核桃、柿饼之类好吃的，在贾平凹的老家丹凤县，我还喝了很多许久难忘其味的葡萄酒……那一趟，现在想来全是美好回忆。一路上总是

这个英国人一去不复返。出发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期待珠穆朗玛峰的恩泽……”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能是记忆沉淀了许多，也可能是那个年代好人真的要更多一些。我记得我从河南一侧转到了丹江口水库，坐上了大船时非常激动。虽然现在看来那只是一种很小的客船，但当时在年少的我心中，那船真是了不得的庞然大物。坐在船上，我就想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高中毕业那年就去看了海。

这次少年旅行，很多早已遗忘的细节，却会在不经意间突然冒出来，很温馨。那是一些可以把你支撑起来的東西。

那趟旅行使我不再对自己偏瘦的身体感到自卑，从此我相信了自己的体力。当然，还很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的承受能力或者说毅力有了一定的自信。

这几年来，“徒步长江”弄得我身心疲惫不堪，我时常会想起在马尼干戈丢失了一条叫“杂毛”的小狗。几个月以后，我沿金沙江走到了云南中甸的那个夜晚。那时“香格里拉”旅游业刚刚起步，对记者非常热情，我匪夷所思地住上了三星级宾馆，当时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人间天堂。那时的我游荡在长江上游的荒原和崇山峻岭间已经几个月了，长时间风餐露宿的戛然而止使人一下子真还有点适应不过来。

白天忙忙碌碌地采访，日子没什么不好过。夜里，突然孤寂到难受得要死。

“江湖道义已经没有了，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当时，电视里正播放港片《英雄本色》，里面的黑社会老大这样说。这句话竟然使我流下了眼泪。……“徒步长江”走到这时候，终于走成了我独自一人。一切都远隔千山万水，难以逾越。一切都陌生得恍若隔世，又难以割舍。我没有什么抱怨，只是难受。只是有点奇怪我怎么会哭。我想，哭就哭吧，终于哭了那就哭吧。即使我是男人，也没有什么不能哭的吧，反正也没有人看见。

◎ 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雄姿

